



孫夫子

口人對孫子兵法的崇拜，盡人皆知。近讀平山潛著：「孫子折衷」一書，見其推崇孫子為「孫夫子」，以匹配孔夫子，即一為「儒聖」，一為「兵聖」。但兵聖之所以為兵聖，全在他所倡導「道」之一字，此次日本軍閥發動侵略戰爭，橫行作惡，

雷鳴

無「道」已極，無怪弄到「破軍」「破國」了，呼嗚日人！

可為好戰者戒

「好戰必亡」，在中國有秦始皇，在法國有拿破崙，在德國有希特勒，在意大利有墨索里尼，在日本有昭和與軍閥。

古訓今證

岳武穆說：「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」，近我偶讀本刊第一卷第四期所刊載「德國軍事原理」一文，却找到一些註腳，該文說：「機動的意義是不應受舊時的法則和觀念所束縛。我們相信絕沒有任何指揮依照固定的法則來思考和行動，而能成功偉大的功業，因為他被這些法則束縛了。戰爭和平常狀態不同，因此，它在平時所適用的法則不能適用於戰時，因為在戰爭中的情況轉急劇，而轉變中的情況却不能用固定的法則來解決。」

艾帥以馬奇諾為鑑

艾森豪威爾元帥是當今一個名戰略家，

本刊於第二期已有李武先生撰文介紹其兵法思想。他近有見於世界形勢的嚴重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不可避免，曾在芝加哥陸軍官長及工業界領袖會議席上指示說：「吾人不能在精神上以有原子彈即毫無所懼，此為馬奇諾防線精神上之重演」。不待說，這是艾帥「戒驕」及「安不忘危」的兵學思想的表現，依於這種思想的發揮，必使美國的國防力（精神與物質）成為世界第一強無疑。但她能够「耀德不觀兵」，「以全爭於天下」（孫子語）那就了不起了。

羅斯福是一個戰略家

文人兼戰略家，在我國歷史上是常見的事，惟在外國則不多見。迄此次世界大戰，蘇之史丹林，美之羅斯福，他們均是一個文人，各表現了自己是一個戰略家。

我們雖不敢苟同史丹林是一個「天才的戰略家」的論調，但他兼為一戰略家却是事實。羅斯福在這次大戰中表現了自己是一個戰略家也是事實。最近美國名政論家李普曼氏對羅氏曾有這樣一個批評：「在羅斯福繁複的性格中，他最大的才能就在外交和戰略。可以說這是他的本能。他有本能，有直覺，有熱烈的興趣，還有別處得不到的學識，但在戰爭或和平的會議中，在地圖室中，或者和軍政長官談話的時候，他就是另外一個人了。和海陸軍大將，大使使們或邱吉爾，羅斯福等在一起的時候，他就不是門外漢，也不僅是平民或票友了。他是十足的總司令，他明瞭而且也準備接受最後的責任來指揮戰爭和對外的關係。他以總司令的身份來應付邱吉爾和史達林。他們的會議把三強的

全力合在一起，把三強的利益也匯合攏來」（見氏近著：「一年來的和平工作」一文）

世界軍事的興衰

一九四五年之夏，我在昆明和一位軍事家閒談，他判斷說：「在這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，各國軍事是要衰落的。」當時我却判斷說：「戰敗國的軍事是要衰落的，戰勝國還是日益進展」。到了今日，果然證明這個觀察的不錯。德日兩敗國經已被廢除軍備，意國也加以限制，固是「衰落」，但戰勝國的美英蘇不是正向着「軍備競賽」的大道邁進嗎？只以美國說，除加緊發明新武器外，還在普及軍訓，鞏固戰略要點，並進行建立「三棲師團」，「酷寒特種混合部隊」……

美國名將的相繼作古

「飛鳥盡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」的不幸事件，在今日民主政體的美國是成為過去的了。所以美國此次大戰中各名將之相繼作古，我們就不會同想到我國帝王專制時代那「殺戮功臣」的慘劇。

巴頓將軍逝世了，巴頓、史迪威、索爾登諸將軍逝世了，密契爾將軍現亦以逝世聞，但似美國是一個民主制度的國家，也使我們不致起「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」之感。不過美國現在正是軍人得志之秋，軍人之一舉一動，常是給予國家政策的重大影響。倘若我們憶起史迪威將軍臨終時，遺囑將其遺屍焚化，撒於太平洋的話，那麼也可想見史氏欲以他的遺恨填平太平洋，同時也是暗示美國必須把太平洋變為自己的內湖，然後太平洋纔能太平吧！